



我的未来，您放心了吗

■常全欣

寒风凛冽的冬季过去，一个芳香四溢的春天来临了。我的母亲，转眼之间，您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您是好操心的人，离开我们的这一年，想必对我们更是牵肠挂肚吧。我写此小文，寄托对您的思念，更期待能跨越时空，与您说说心里话。

母亲，前年腊月十六，在即将迎来新年的时候，您离开了我们。您走后，父亲还有我们姐弟四人，守候在您身边三天两夜。在您的身边，我们回味着过往。您为了这个贫穷的家，操了一辈子的心，受了一辈子的苦，连一天的福也没享上。为您送行的那天，父亲的同事来了，哥哥和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来了，您的侄子侄女、孙子孙女、外孙女都回来了。母亲，看到为您送行的人那么多，您应该感到很欣慰吧。

母亲，送您走后，我们回到了城里，离开家乡的我们，少了对您的牵挂，多了一份对您的思念。固执的父亲，执意不肯住在城里。他哭着说，我去城里了，丢下你娘咋

办？我们就委托姐姐照顾着他，只能更加频繁地回家看看。可是，每次回家的脚步，总是那么沉重。原来进门时的一声妈，再也没有人答应了，虽然有父亲在，但仍感觉整个院子空荡荡的。

我的母亲，这一年里，您多少次来到我的梦里。在梦里，您仍是四十多岁时的样子：头上顶着一块灰手帕，头发盘在脑后，穿着一件深色的偏襟上衣，蓝色的裤子，脚上是您自己做的条绒布鞋。我曾经梦见您又一次用针扎我的屁股，强迫我去上学；梦见我去县城考试，您摸黑起床为我烙油饼；梦见您为您的孙女在灯光下缝制棉衣、做虎头鞋。在梦里，您是那么康健，想必现在在天国您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的母亲，这一年里，所有和逝去亲人有关的日子，都一次次地折磨着我们的身心。去年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迎来了您离开后的第一个生日。跪在您的坟前，我想起前年为您过生日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秋天，十月初一的时候，田野里又种上了新一茬

庄稼，如果您活着，您肯定和父亲一起，来地里看看小麦的长势，唠叨庄稼种的是稀还是稠。如今，又一次跪在您身边，只有深情地叮嘱您，地里的农活不要挂念，天国里深秋气寒，可不要忘记御寒保暖。

我的母亲，这一年里，父亲的身体还算康健，只是高血压的毛病老折腾着他虚弱的身体。父亲时而住周口一段，时而回老家住住。可无论在哪里，他总唠叨着想您，想您年轻时拉着他四处看病，想您为操持这个家患上严重的糖尿病、静脉曲张，想您和他一起去县城，因为怕花钱硬是把人家切好的牛肉退了回去……他经常去您的坟前，和您唠唠嗑，您应该听到了吧。

我的母亲，这一年里，我们姐弟四人的生活，还是平静而安详的过着。姐夫在外地打工，姐姐在家干些零活，凭着苦力攒钱，建起了二层小楼，装修一新的家舍和城里差不多。两个哥哥和我的工作，在这一年里又有了新的进步，我们始终记得您朴实的教导，“咱是农村娃，不能和人家比。要能吃亏，

少说话，在单位里，勤奋工作，踏实做人”。我仍坚持着写作的梦想，在上好班的同时，不忘记写些东西，充实平凡的生活，抚慰内心对您的思念。您的孙子孙女，更是积极努力，成绩不断提高，得了多份奖状。您疼爱的外甥女在周口工作，也升职提薪了。小辈人更多地融入了城市生活，但我始终教育他们，树高千尺也不能忘了根。

我的母亲，您生前最担心父亲的身体，担心我们在外面的生活。离开您的日子，我更加坚信史铁生说过的话，“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我的母亲，现在，在您的光亮下，我们在细心呵护着父亲，都在为您生前渴望的幸福生活而辛勤奔波着，您的儿孙没有给您丢脸，更不会让您失望。

我的母亲，我们的未来，您放心了吗？

幻觉（外二首）

■徐桂荣

如果你不离水近一些再近一些
如果你不躺下来
闭上眼睛贴近泥土、草根
将自己彻彻底底地交出去
你就不会在一个温暖明亮的中午
一个春天的中午
做一次漂移运动

是的，就像大陆板块的漂移
像一块浮冰的漂移
也像一块木头，或一根草
一颗红红的草莓的漂移
泥土在身下融化，剥离
你躺在水中，波纹中，倒映的蓝天里
以春天的速度
远离村庄，飞鸟，以及自己
漫无目的地漂着。漂着。漂着

四围的一切陌生而又熟悉
似乎是梦境却无比真实
你顺流而下
漫无目的地漂着，漂着
孤独而又快乐
春风的小手，从不同的方向伸过来
推你，拍你，往你的脸上撩水珠
你听见你的体内发出咕咚咕咚
和一条大河一致的声音

一只麻雀

它假装，是一片春天的叶子
站在枝头。先是一动不动
继而，跳两跳
让抬头的人，以为有风在吹
以为是树枝晃了晃
又恢复了平静

这样重复了几次
这样，过去了好几个人
直到另一只麻雀飞来
叫一声，又叫一声
它再也忍不住，尾随而去
像一道小小的闪电
划破了这个沉闷的下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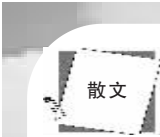
仙人掌

我喜欢自己的样子
喜欢自己，从头到脚
穿戴着小刺
昂首站在这世界上

不挑剔脚下的土壤，位置
不挑剔头顶的阳光
给再少的水分，也活得下去
也开得出鲜艳的花来

从不流泪，哭诉
面对飞沙，荒漠，不平的命运
一次次将自己抱紧
将身子抱成拳头，将拳头抱成刺

不要试图改变自己
不要试图采摘
如果你非要伸出手来，必有
尖锐的疼痛，等着你



漂泊的心

■宋虹漫

晚饭时跟妈妈谈到生活，不禁从嘴里蹦出来一句，出来又不是我的选择，又回不去，就这样吧，生下来活下去吧。妈妈笑，而我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沉重感袭上心头，总觉得生活是个太沉重的灾难，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沉痛、无奈和心灵的束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开始找寻灵魂的伴侣，或友情或爱情，只要能让自己的世界不再孤寂，我们便马不停蹄地去追寻。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青春里的疼痛，青春里的叛逆，依稀记得几个朋友半夜坐在马路牙儿诉说着各自的心事，然后相互鼓励，最后拍拍屁股走人继续明天的生活。也许明天他就踏上前往远方的路，也许我还在无奈中挣扎，可是都不重要了，我总是感动于它的细微，一次心灵的释放，畅快淋漓。朋友说我还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还在坚信这种类似于信仰的东西出现

在我们这群看似目光呆滞、行动迟缓、神经兮兮的人当中，虽然生活恐怕要把我们改变成另一个模样，但依然有人在坚守。

心灵，这块地方有点抽象，看不见摸不着，有时候它让你觉得空旷的连回声都那么清晰，有时候又狭窄的连一个多余的人都塞不下，心灵这块地方的存在，大多取决于自己。有些人立志要把心灵变得更丰富，更有内涵，犹如电影，一场华丽的盛宴，角色分明，色彩鲜艳，有些人更多地在追求外在的物质，我更倾向于前者，因为更多的是在感悟，感悟生命，感悟生活，但求一种内心的平和，偶尔的一次偏离又迅速把自己拉回轨道，歌词是怎么说的，失去得到的都是感想……

有人说，爱情是一场灾难，心灵的灾难，爱情，也是人们找寻心灵共鸣的途径吧，把找到的那个称为另一半，看来我们都是半面体，爱情到底是一场寂寞的

玩笑还是一场心灵的盛宴，我已不知道。年轻的心总是在漂泊，走到哪里景色美丽便停下脚步，等到这里征战连天，草木腐朽，又启程去往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爱情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躲避心灵的荒野，还是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让人向往，让人遍体鳞伤也要去碰。

浩尘说，爱情真正的本质就是飞蛾扑火。

妈妈说，很多人都只是爱上了爱情。你觉得呢？

你说善良算不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我觉得是，可是当善良遭遇不善良，何解？答，找块硬地摔头去吧！

因为善良，你不愿意去相信丑陋；因为善良，你选择去原谅。你以为别人会就此罢手，可是，没有良知的人却带给你又一次伤害，然后你才明白，是你的宽容促成了这种结果。原来，善良也是一把双刃剑。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梁祖文

23.风雪郭大楼。
魏凤楼带着十几名战士返身来到郭大楼城楼下。
自卫军战士：喂，城楼上的人听

着，我们是王皮溜民团的，来给郭会首送拜寿礼哩！
哨兵问：咋恁晚才到？
自卫军战士：大路不好走，又迷

一截子路，来晚了！
哨兵开了寨门，魏凤楼率十余名战士大大咧咧地走进，两个战士麻利地干掉了哨兵。
24.风雪郭会首宅院。
灯火通明的大厅内，郭会首身穿道袍，走上前作揖，跪拜老君。他的身后，两排教徒虔诚地念咒语，磕头。
魏凤楼(大喝一声)：郭会首！
郭会首慢慢转回身，还没认清是谁，就听一声枪响，他应声倒下。
25.风雪征途。
张爱萍很快得知魏凤楼掉队的原因，他令部队继续前进，转身去找魏凤楼。二人一碰面，张爱萍没好气。
张爱萍：老魏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眼下国难当头，共产党人只能报国家仇、民族仇。当前我们的敌人是日伪军，不是红枪会。郭大楼这件事说明，我们对红枪会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再去攻打他们，就更不对了！
魏凤楼说：参谋长，你别气，这是

最后一回。不打死他，我能憋出病！
26.鹿邑军训大操场。
干训班院里的操场上，部队正接受检阅。
主席台上，魏凤楼、张爱萍、李苏波、魏凤禧及卫立煌派的三位大员就坐。
战士持枪列成方阵，依次由东向西，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操场。
27.张爱萍主持会议。
张爱萍：下面，由鹿邑人民抗日自卫军大刀队表演大刀术。
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乐声中，魏凤禧、黄文炳带领大刀队的战士们表演刀术。
28.张爱萍主持会议。
张爱萍：下面，由白马队、黑马队表演马术！
马捷、张颖分别带领白马队、黑马队表演马术。
29.张爱萍主持会议。

张爱萍：下面，由手枪班表演！
李子木、刘尚飞带领若干名战士上场。操场上，摆着一排五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摆着一把手枪。
(主席台上)张爱萍看着手臂上的手表：拆！
刘尚飞和战士们将面前的手枪零件全部拆散，摆在桌子上。
(主席台上)张爱萍大喊一声：敌人来了！撤！
刘尚飞和战士们赶忙把手枪零件装在口袋里，沿着操场飞奔，边跑边组装手枪。当他们跑到广场一角时，前面出现了五个谷草人，草人头面部贴着画着日军狰狞面目的头像。
张爱萍大喝一声：打！
五名战士或立射，或跪射，或卧射，“啪啪啪啪啪”五声枪响，五个日军头像应声破碎。
(主席台上)张爱萍起立，向魏凤楼和卫立煌特使报告：从拆枪到开枪，一共用了2分8秒。(48)待续